

占领北大

北京大学20位
文科状元的集体发言

丁晓禾／主编

ZhanLingBeiDa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ISBN 7-309-05111-1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ZhanLingBeiDa

占领北大

北京大学20位文科状元的集体发言

丁晓禾 / 主编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占领北大/丁晓禾主编. —天津:天津教育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 - 7 - 5309 - 5122 - 4

I. 占… II. 丁… III. ①中学生—学习方法—高中②高等
学校—入学考试—经验 IV. G632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200670 号

51

占 领 北 大

——北京大学 20 位文科状元的集体发言

出 版 人 肖占鹏

选题策划 罗允松 许丽芬 罗 健 罗 明

主 编 丁晓禾

责任编辑 杜 平

装帧设计 色凯设计

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
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政编码 300051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厂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16 开

字 数 240 千字

印 张 16.625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09 - 5122 - 4

定 价 25.00 元

北大的传说

丁晓禾

北大的名字,对于像我这样与其无缘的人来说,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,仅仅是一种传说,传说中有时间、有地点、有情节、有人物,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大地上久久流传,经久不衰,流传到今天,变成了一个全中国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,一个金字塔之尖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我们对北大有什么清晰的全面的了解吗?回答显然是含糊的、模糊的、甚至糊里糊涂的,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。我们仅仅知道一些耳熟能详的历史常识:五四、一二九、小平您好、未名湖、北大拆南墙开店、北大毕业生卖猪肉……我们也仅仅知道一些如雷贯耳的历史人物:校长蔡元培、《新青年》的陈独秀、国学大师胡适、图书馆馆长李大钊、图书馆助理毛泽东、文科教授周作人、“中国人的精神”辜鸿铭、提出“新人口论”的马寅初、发明汉字激光照排的王选……我们还知道一些什么呢?在我此刻的脑子里一片空白,没有了。

不过,你知之甚少,并不妨碍北大的声名远播和北大的崇高地位,并不妨碍一代一代优秀青年对北大的向往与追求。在我的南方老家,一个以高考成绩著名的小城里,在一个年年或多或少都“生产”“北大人”的“生产基地”里,只要一说起北大,所有人的眼睛都一律发亮,透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光芒,不管是学生、老师还是家长,甚至家无考生的与高考毫无关系的人。至于有孩子考上北大的家长们,乃至远远近近的亲属们,北大就绝对有可能是他们一年里乃至几年里甚至永恒的话题。他们的沾沾自喜,他们的趾高气扬,他们的神魂颠倒,全然因为:他们的一个小孩考进了北大,他们以及他们的小孩已经在心理上、精神上甚至灵魂上靠近了北大,有了北大,北大已如此不可阻挡地向他们敞开了高贵的高高在上的大门。对于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人来说,走进那座

神圣的殿堂，是一件多么风光、光宗耀祖的事情。

十年寒窗一朝金榜，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本书收集的 20 位当年“高考状元”谈高考经历的文章，从 960 万平方千米的四面八方吹响进攻北大的号角，公开自己点点滴滴的进军北大的实战历程与心路历程，确实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，一份可圈可点的实用案例，为后来者或北大历史研究者提供一份活生生的可供解剖的素材。

当然，既然是素材，或许有点用，或许一点用也没有，因为“占领北大”仅仅是一种理想而已，北大仅仅是一个人相对理想的人生出发地而已，最后的结果或者归宿，就像人生的不可预测一样。北大走出来的，有英雄也有“狗熊”，有天才也有蠢才，有伟人也有凡人，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人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更是一个常识。

本书此次重版，觉得用“占领北大”作为书名更符合书中意旨，“占领北大”仅仅是一场徒有其名的胜利，从而让读者对高考、对成长、对成才、对成功有一个足够清醒的认识。

大学之大，不仅在大楼，也不仅在大师，还在于学业之大学问之大也。

目 录

为了那个遥远而诱人的“解放日” /1

2001 年高考山东省文科第一名

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

慈颜谊

一个充满着偶然性的事件 /14

2001 年高考吉林省文科第一名

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

常江

高考“豪赌”流水账 /30

2000 年高考湖南省文科第一名

北京大学经济学院

雷蕾

指挥的魔棒 /42

2001 年高考黑龙江省文科第一名

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

潘伟明

高考留下的思索 /52

1998 年高考辽宁省本溪市文科第一名

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

赫芳

走出硝烟 /71

2001 年高考贵州省文科第一名

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

黄小倩

并未遗忘的记忆 /82

2000 年高考天津市文科第一名
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
李彦铭

四季歌:从复读到状元的呕心之路 /94

2001 年高考湖北省文科第一名
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
王林丽

黑马自有黑马道 /108

2000 年高考山西省晋城市文科第一名
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
王鑫笑

天火 地火 心火 /124

2000 年高考山西省文科第一名
北京大学经济学院
杨长涌

一路风雨:母女相伴到燕园 /135

2000 年高考河北省文科第一名
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贸专业
赵冰喆

将思考进行到底 /145

2000 年高考浙江省舟山市文科第一名
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
曹文

高考让初恋走开 /158

1999 年高考江苏省外语类第一名
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
褚涛

我的成长与思考 /164

2000 年高考黑龙江省文科第一名
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
王慧敏

“龙种”一跃辛酸泪 /178

1999 年高考河北省秦皇岛市文科第一名

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

朱岩岩

河水无法冲走的“过去” /185

1999 年高考湖北省文科第一名

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

黎孔静

莽撞少年的游击战 /202

2000 年高考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文科第一名

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

张海涛

那条充满泪水与欢笑的路 /214

2000 年高考山东省文科第一名

北京大学经济学院

郭志华

破茧而出的过程 /225

1999 年高考江苏省镇江市外语类第一名

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

吴晨

与春天同行 /240

1999 年高考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文科第一名

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

姜莉莉



为了那个遥远而诱人的“解放日”

慈颜谊

2001 年高考山东省文科第一名

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

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;学校不在大,有状元就出名。状元——一个似乎光芒耀眼的名词,一种在不是状元的人眼中很“牛”的人,一类高考完了甚至考上大学还要面对不计其数的采访和约稿的“名人”。即使你长得不是很漂亮,但别人一见你就啧啧称赞白里透红,与众不同——只要你是状元;即使你当年学习不是很刻苦,别人(也许根本不认识你)也会将你作为“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”的典型——只要你是状元;即使你的口才仅仅一般,但别人在听你说话时依然全神贯注,说完后还冠你出口成章的美名——只要你是状元!

状元难道就是这样?我已满头雾水!高考前,我是平凡的慈颜谊,高考后我就是非凡的慈颜谊,只因为我的头上多了个状元的光环。身处光华金融班 13 个状元的集体里,整日在宿舍里耳濡目染另外两个状元的“斑斑劣迹”,一个“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尴尬上”的自称“老油条”的家伙,和一个常常出其不意给你做个搞笑动作还自我评价“温柔”的小猴子,怎么看她们也不像长了角的“牛”,更不像架着深度眼镜、眼不看地的“学究”——她们和所有这个年龄段的少女们一样,爱玩爱闹,爱笑爱跳,迫不得已,才在前辈们的面前装成和顺的淑女,气极了也会跺着脚、咬着牙地批判考试,懒了就干脆睡大觉——那么状元到底哪儿发光呢?

其实即使不是状元的人,也有发光点,只是一旦和状元这个词连在



一起,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光就扩散了,进而所有的人都把我们当成了光源,其实我们的确“非凡”——非常平凡。

当上状元以后,接受了几次采访,写了几个东西,但猛然间想问自己,我这样站出来现身说法,是对的吗?真能起到榜样的作用?是学习的榜样吗?在所有的采访与写稿中,我发现自己也开始往脸上贴金,有些话自己都不愿多看一眼,这是真实的我吗?我是个有那么多缺点的人,怎么当了状元,就成完人了?这不符合矛盾的普遍性啊!我想我是真该审问自己!

慈颜谊问:“为什么掩盖缺点?”

状元答:“要造就良好的社会效益,怎么可以说我有缺点?”

慈气愤:“骗人!冠冕堂皇的说辞!快招!”

状元无奈:“在大众面前扬短多丢人啊!我是状元呐!”

慈叹气:“状元也是人啊!高考以前,你还不是我嘛!”

状元理直气壮:“人家说你好,你总不能老是厚着脸皮说自己不好吧!那多伤人家的心啊!”

慈惊讶!

状元乘胜追击:“好不容易得个状元,要塑造完美形象嘛!这确实是一种社会效益!”

“可是……”慈噤嘴。

两个声音在我的脑海中交替,我不知道哪个才是我真实的心声。

我已经讨厌这次审问了,我明白了自己“堕落”的原因:赞美之辞的美丽攻势!我更向往以前单纯的慈,普通但真实,尽管偶尔会为自己的小小成绩而暗自欣喜,可理智总会在内心深处重述着小学课本里《骄傲的公鸡》。但这回,我的眼睛被蒙住了。

我感觉是在“害人害己”。一方面,自己的头脑极度膨胀,随时有升空的危险,升得越高,跌得也会越惨!另一方面,状元的言行也许会影响不少渴望成为状元的少男少女,然而稍不留神也会坑了他们。毕竟每个人的路是不同的,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我的个性不可能普遍适用于大众。

这样说,也许很多人不愿意听,但真是句句实话,字字真言!在有



了一些夸张,有了一些谎话后,很不舒服,早想一吐为快,所以一气呵成上面的文字,不知是否能给“状元热”降降温,是否可以令盲目赞叹的人们冷静一下?

上了大学以后,尤其是最近遇到一位充满哲学思想的泛读老师以后,更多地思考了教育、高考,当然还有“状元”这个问题。我现在依然迷惑: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?

讨论这个问题之前,先举几个我亲身的例子:第一个是我当上全省文科状元后,我们学校的校长调到教育局任副局长,班主任升为学校教导处副主任,学校也开始光芒夺目。这样的奖赏制度自有其合理之处,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该获此殊荣,而是说,在我们当今的教育体制下,这种制度太“客观”,一个老师的成绩就是看你的本科或重点录取率,一个学校的成功就是看升学率,其他一切次要。

第二个例子是社会上充斥的传言——我收到了来自各级政府不同名堂的奖学金共10余万元。My God!我不太清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,但我知道万元户是这样产生的!这是社会上或是人们认为的理所当然的奖赏制度——给钱。也许只有钱这么“荣耀”的东西,才可以配得上状元这么“荣耀”的名字。我又无奈了。这算得上是社会给教育的影响,考试考得好就值得“给钱”,就受得起众星捧月,不管你别的怎么样!所有人的目光都只停留在高考的结果上,榜上有名者就是好样的,更不用说是荣登榜首的状元了!

第三个例子是我高一时的历史老师,一位中年妇女,黝黑的脸庞,肿起的眼皮使她更像风里来雨里走的农妇。有一年的端午,她在家煮了一锅鸡蛋,提到班上,送给二十几个住宿生吃。老师说,这些孩子过节也回不了家,就简单地吃些鸡蛋吧!在学海里拼搏了这么多年,都快成考试机器的学生们,惊讶了。他们居然奔走相告:“我们班主任给我们煮鸡蛋吃了!”有多愁善感的女生哭了:“多好的老师啊!”慈爱的老师依然默默地每天与粉笔黑板做伴,没有所谓的“辉煌业绩”。但她又怎会知道,在学生们的心中,已经为她树起了一座一切世俗荣誉都无法比拟的辉煌丰碑!

只有在写第三个例子时,我才会心有所动,好像有丝温暖的光,穿



过这寂静的夜，洒落在我心灵的田野，轻轻地，但我感到了它的颤动。

多年来，我们习惯了“无情”的教育——“无情”的考试，“无情”的分数，“无情”的教，“无情”的学，“无情”的压力，“无情”的作业，很多人，甚至处于“无情”教育下的我们都已经觉得这是理所当然——教育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一个老师可以让你高考胜出就是一位名师！我不否认这样的老师是好的，但我更承认，成为好老师的前提绝不仅仅一条！

大而话之，好的学校不应仅仅定义为升学率高的学校，好的教育更不能局限于可令学生在高考中胜出的教育，否则，我们在那位为学生煮鸡蛋的老师面前岂不太惭愧、太冷酷了吗？

中国的教育源远流长，两千年前的孔老夫子就是位伟大的教育家。我更欣赏古代的那种充满师生情、散发道德馨香的教育，学生往往是慕老师之名而前来求学，老师的个人魅力常常更胜于知识本身。而像苏格拉底、柏拉图式的教学，就更值得人回味，老师的身份不像是知识的传授者，而更像问题的提出者。学生似乎在老师的问题中迷惑，也似乎越思索越痛苦，也许有的问题到最后也未必柳暗花明，但思考所带来的阵痛往往可以擦出智慧的火花。而思想也在困惑，明朗，再困惑，再明朗中逐步深入。如果一个老师在上完一节课后，所有的人都没有问题，那么他并不是成功的老师。这是我的一个同学在称赞我们泛读老师时所说的话，她说：“泛读老师就达到了她的目的，让我们在课后依然苦苦思考。”的确，这样一来，课堂就绝不仅仅局限在光华楼的105里，也不仅仅是50分钟，而是无限延伸，因为我们总在不停思考。我们的泛读老师喜欢研究哲学，从某个角度看，她的教育理念蛮有柏拉图的感觉，我们常常在课堂里就陷入了思考的漩涡。

当年苏格拉底死后，29岁的柏拉图回忆着老师的言行，记载下这位伟大哲学家的思想；孔老夫子仙逝，其弟子也怀着崇拜之心整理出《论语》。我总觉得这种教育充满人情味，而且也颇具深度。试想，现在我们的哪个学生可以凭回忆记载下老师的言行？我想很难，起码有三点原因：第一，很多学生没这个总结提炼的水平；第二，也许我们并未遇到哲人般伟大的老师，没什么值得记载传世的；第三，师生间的感情还没



升华到愿耗费心血,为他人立书的程度。

谈到“有情”教育,就禁不住想起程门立雪,那份对老师的尊敬之情至今仍感动着世人。我又记起我们班主任的一段话:“只要你们考得上本科,恨我骂我,在路上见着我不打招呼也无所谓。能把你们送上理想的大学,我就高兴,你们父母还有你们自己也高兴,其他的都不重要!”当然,我们不可能像老师说的那样做,但这段话是当今应试教育下的老师们——最起码是我们那里高三老师们的真实心态:一切为了高考!有人说,现在最苦最累的是学生,而高三的学生又是最中之最,但高三的老师呢?其实,高三的学生仅仅“被判有期徒刑”,而高三的老师却是“被判了无期徒刑”啊!

这次寒假回到母校座谈,班主任描述他高考前的紧张心情:“6号晚上我是怎么也睡不着,真替你们担心啊!”其他的老师也深有同感,邻班的老师说,放榜的日子,他守在电话机旁,等着自己的学生向他报信,报得稍晚一点儿的,他就出冷汗,生怕哪个该上线的却没考上。唉!可怜天下老师心!如今的高考早已不是仅仅考学生,更是一场考老师、考家长的大战!不知道孔老夫子如果生活在21世纪初,看着学生们参加高考,会有何感?

教育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,不知算不算悲哀?很多人会站出来,说:“目前为止,考试是最有效的检测人们知识的手段。除了考试,你还能提出什么样的办法,在最短的时间内,选拔出高素质的人进入高等学府深造?”我无言以对。难道我说不出方法,就证明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?就像你身陷沙漠,看不到河流,就说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河流吗?而且我也并不认为考试可以检测出一个人的能力。第一,如今的考试绝大部分还是在考记忆,尽管这两年一直改革创新。作为文科生,高三时,五本历史书反复啃了不下五遍,虽然也有分析理解——而且现今大多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之类的题,但前提依然是熟记历史事件;另外由于从小学起接受填鸭式教学,到最后一年临时培养思考分析能力,这种临时抱佛脚我们怎么适应?这种做法依然是种应试做法,只不过名义上和“思考”挂了钩。对付这种记忆性考试的最有效,也是最笨的办法就是题海战术,宿舍里的那位理科状元告诉我,一年下来,她做的各类题



目擻起来比人都高。说实话,上大学后,当年磨了一年的东西,现在都快忘得差不多了,所以,我总觉得不经过思考仅仅通过重复记忆而得的东西,终究在脑中留不下烙印,高考考的也只是一年里的记忆而已。

第二,高考试卷的评判很大部分是主观的,阅卷老师也是会疲倦、会出错的普通人。尤其是在七月的炙热下,面对如山的考卷,潦草的字迹,谁能保证他的眼睛一直是雪亮的?

第三,我不认为一条分数线可以选出最佳人选进入大学。一分可以代表什么呢?可以代表分数线上的人就是佼佼者,比分数线差一分的人就是差的吗?一分就可以无情地判决一个人三年的努力为零吗?我不敢苟同。在我看来,一分的距离是无穷小的,甚至低一分的人可能比高一分的更优秀。也许一分可以代表的也仅是运气而已。但高考制度和社会却将这一分定为无法逾越的鸿沟!真的不愿意接受。

说起考试,我们的考试历史也是源远流长。隋代首创科举,武则天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,在科举考试的发展初期,它确实起了积极的社会作用,首先就是改变了魏晋以来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,让更多具有才能的下层地主参与到政权建设当中,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,也改善了国家统治的质量,而且在一段时期内,促进了教育的发展。由此想到高考。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,确实对选拔人才,促进社会改革,推动教育进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,应该说当年从混乱中刚刚走出的中国,在教育领域迈出这一步是具有纪元意义的。

科举到了明代就完全成了统治阶级加强专制的手段。明朝明文规定科举考试实行八股形式,应试者的文章被死板地分成八个部分,而且严格禁止应试者发表自己的观点。但同时被扭曲的不仅仅是科举考试,还有文人大众的心理,《范进中举》正是以讽刺的手法描绘了那时文人的命运。那会儿的状元更是荣耀,不但可以觐见至高无上的皇帝,而且还能当官,因为那个时候“官”与“权力”是最荣耀的,只有这等荣耀才可以和“状元”这么荣耀的名称相配。又想到我们现在的高考,二十多年的发展,我们的高考也弊端百出。我们这些从小就埋头于考试之中,一路过关斩将、辛苦打拼的学子们,我们日夜操劳,在高考三天的火热太阳底下焦急等待的父母们,还有我们被粉笔染白了头发,只要学生



考得上大学什么也不在乎的老师们,都心系高考,教育的目标似乎就只是送你上大学。

这就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,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?我们可以看到的是,老师现在教给中学生很多考试的技巧,如何做选择题,可以获得最大的得分几率,怎样按条框写英语作文可以得高分;学生们更多地局限于课本知识,没有习惯主动寻找课外的知识,与课本无关的书常常被大人们(包括一些学生)认为是杂书,看下午的杂书会被认为是堕落的表现。上高三时,我们的体育课也被停了,因为上这类不是“学习”的课只会挤占学习时间……我发现,教育被定义得过于狭窄,仅仅是一种为测试所谓的“知识”而展开的长期过程。

这半个学期我们宿舍五个人选了健美操,每节课都被那位身体健壮、颇具运动细胞的健美操老师训练得气喘吁吁。而同学当中,有位美国长大的女生,本来她是没有选健美操的,也就是没学分可拿,她来只是因为她想来,而且一节足以让我们瘫坐在地上的课下来,她居然还说要去打羽毛球,让我们好不吃惊。从这个小小的插曲,可以看到中美学生在两方面的区别:第一,自然是他们的体质远胜于我们;第二,他们有广泛的兴趣,而且可以不受学分限制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我觉得后一点更像是成功的教育所应具备的特点:给学生自由,教学生自由。而我们呢,更像是从小就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,习惯了被拘束,也习惯了别人的喂食,如果真有一天笼子门打开,我们还真不知道哪片树林是我们喜欢的。从来没有飞翔,没有享受,没有比较,又怎会有好恶之分?而且我们也不一定生存得下去,缺乏独立的寻食能力,最后可能还是会飞回鸟笼。

教育是教育“人”的过程,而不是制造“考试机器”的过程。教育应该是“有情”的教育,而不是“无情”的分数考核制度。教育应是一片水草丰饶、树木繁茂、可容纳各种鸟儿的森林,而不是小小的,企图将所有的小鸟都变成一种模样的鸟笼。我们也许算得上牺牲品了,但我们不应让后来者继续在笼子里傻呆着,孩子们受的教育应该是丰富多彩的,他们应该被告知,学习不是为了考试,他们应该在一个健全的环境下被教育,而不是在如今被扭曲的教育下盲目地成长。



又回到开头提过的状元现象,我认为它是这种被扭曲的教育目的最典型的例证。我自认自己这次高考颇为幸运,心理素质好是我最大的优势,7月6日晚上和平常一样看完书,10点半左右上床,头碰到枕头就沉沉睡去了,一夜无梦——于是幸运地当了个状元,甚至在放榜的那天,成绩都不是自己问的,而是舅舅、舅妈打热线又转告我的——所以当上状元后面对如潮的赞叹恭喜我真是受宠若惊,我稀里糊涂地被人推上山顶,只看到迷雾绕于身旁,听到耳边无数声音在让我讲学习的经验,我又像十几年来被别人被考试牵着鼻子走一样,机械地讲了一些带点夸张的经验。其实,像老爸评价我的一样:“你啊!可能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!”我觉得自己不应该作为一个成功者去传授经验,我真的什么都不会——包括真正意义上的“读书”。

这样说可能有人又要驳斥我了:“你还不亏高考而进了北大,进了光华,成了状元?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嘛!”理论上讲,我好像真应该感谢高考,但我总觉得面对荣耀,脸耳发热。状元是不是了不起呢?我可以肯定地说,有了不起的地方。看看他们在大学里的生活:学习起来拼命地学,晚上可以刻苦到一点半;兴趣也颇为广泛,我提过的那个“小猴子”跳舞跳得好,表演功力更佳,另一位乒乓球打得不错,常常和寝室里的人打乒乓球回来,被“大骂”然后被排除在对手的行列之外;辩论起来谁也不让谁,文科引史为鉴,理科则以牛顿三大定律为盾牌;当然,玩起来也令人咋舌,可以拿席幕蓉的情诗在网上骗人,然后用多年来学过的道德准则来鞭挞自己。我觉得我们确有特点——也没必要否认。但哪个人又没有特点呢?有很多人具备我所不具备的特点,常令我钦佩——虽然他们并非状元。

说到这儿,想起了一个我很佩服的女孩,这个女孩在高中时几乎次次都是年级第一——不论是分文理前,还是分文理后。她是那种既聪明又用功的女孩,但高考时她并没有如愿以偿考上清华——尽管分数也很高。我不认为她比不上我们这些状元,但经过高考的选拔,她并没有得到和她的能力相当的认可。我觉得她少的正是一点幸运。而这个例子正是常常令我在听到赞扬时脸耳发热的一个原因,我知道,一定还有很多这么优秀的人才被挡在他们理想大学的门外。这也可以证明我



所说的“一分”其实代表不了什么。

也许是已身处北大的校园里,所以可以更潇洒、更无顾忌地面对高考,面对那时用汗水累积的日子,如果我现在依然是个为高考而焦头烂额的高三考生,我肯定不会在这儿浪费这么多时间发感慨,我会乖乖地蹲在鸟笼里,等着食物送上来,同时内心还存有一点点期待——高三时,我们就是这样熬过。老师们在给我们讲着美丽的童话——考上大学,重获自由,轻松快乐地过每一天,不用浸泡在书本里发酵。每每在灯光下疲累,对着枯燥的书本内容发呆,这个童话就突然冒出来刺激我的神经中枢,于是,为了那个遥远而诱人的解放日,我又强打起精神,向已近饱和的大脑猛塞《辛丑条约》和《波茨坦公告》。似乎一上高三,我的大脑就这样没停过,像一台机器,吞噬着一切肯接近我的“知识”,兼容并包,兼收并蓄,不问原因。很多时候我搞不清楚自己是否累了,我在通往高考的跑道上“勇往直前”,只为了想象中的那条红线,以及红线后面的精彩。

上了大学,在现实的世界里,我才明白了童话真的只是童话。在这里,我们还是要不停地学习,而且要面对更激烈的竞争,但这里确实有自由,学习或不学,没有人逼你,只是你自己会不由自主地逼你自己,也许是十几年来积习使我们愿意往书堆里跳,当然也有很多鸟儿飞出鸟笼就翱翔于蓝天。

回想高考前的日子,渴望考完了的那份洒脱,其实更多是为自己的辛苦寻找一个理由,更像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安慰,但我还是一路走来了。任何一个高三的考生那时都已经没有选择,尤其是想到为我们担心,对我们寄予厚望的师长们,我们就更不容自己懈怠。就当是为人生留下一段值得回忆的搏击之旅,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咀嚼汗水的机会。

即使是现在,我也是矛盾的,我不知自己是否后悔过。那时,我没有空隙去思考,现在,我已没有理由去叹息,毕竟我进了理想的大学。我又想起班主任的“经典”:只要能考上大学,见着老师不理不睬也没关系。从个人的角度,我完全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我的大学生活,像所有的人认为的那样,将来找个好工作,建立一个舒适的家庭,最起码也可以达到小康水平。平稳而安全的生活,这应该是教育的成功案例吧?但